

九 命 怪 貓 死 裡 逃 生

戲說毛澤東之九

● 劉昌博（自由作家，中外雜誌特約撰述委員）

乾柴烈火一夜激情

毛澤東和李一純的青春生命力，在「春藥酒」藥效的揮發激動下；他倆熾熱的胴體，仿如柔蔓與藤葛扭纏在一起，又似乾柴與烈火燃燒在一起；一夜激情，瘋狂歡愛，渾忘了人世間的煩憂，哪管它窗外風蕭蕭！

第二天，毛澤東清醒後，內心愧疚，揉著惺忪的睡眼，撐著疲累的身子，向李一純表示歉意。

李一純眉頭深鎖，臉頰上掛著兩行熱淚，內心後悔昨夜的荒唐，愧對她深愛的丈夫李立三；但她直覺地體察到毛澤東英雄雄偉的體軀，旺盛充沛的精力，似乎超越她的丈夫很多。

「這也不能全怪你！都是哪瓶春藥酒惹的禍！」她的心坎裡愛悔交織，語氣上雖有委屈和幽怨，卻無責備之意。

早餐後，毛澤東外出忙著辦理中共湘區的黨務及學聯會的會務。傍晚他飛快地趕回家，猴急地想投入李一純的懷抱，重溫昨晚

甜蜜而瘋狂的美夢。可是，他推開房門，四處尋覓，不見李一純的身影，瞥見書桌上留有字條，顯然是一首改寫唐人杜秋娘「金縷衣」的小詩：

「勸君莫飲春藥酒，勸君惜取少年時；

鴻鵠有志須高飛，莫待白頭空餘恨。」

毛澤東初時不勝愁悵與頹喪；繼而經過忖思後，他認為李一純寫的勸告詩句：「鴻鵠有志須高飛，莫待白頭空餘恨」，也很有道理，怎可兒女情長，在溫柔鄉埋葬自己的理想？何況，他和李一純一夜激情的肉慾之愛，在內心裡雖有報復李立三的爽快，但總是不正常的，短暫的；因為中間隔著許多重無影的牆。

性格複雜色膽包天

他倆此一深藏於心中的「小秘密」，塵封了許久；直到後來毛澤東和李立三在中共黨中央內部發生劇烈的革命路線之爭。因李走共產國際路線，強調城市工人暴動是革命勝利的先決條件；毛堅信中國無產階級革命

的成敗，取決於農村廣大的農民，主張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游擊戰略」。

結果，時間和事實證明毛澤東的革命戰略正確，毛先後在黨內鬥垮了李立三和張國燾。李的妻子李一純和張的妻子楊子烈，皆因丈夫的失意而同病相憐。於是，李一純氣憤之餘，竟將毛澤東「強姦」她的往事，一五一十的向楊子烈傾述。

後來，楊子烈在她的「回憶錄」中披露了這件緋聞，張國燾也在他的回憶錄——「我的回憶」一書中，指証了這樁醜事。於是，毛澤東「強姦」李立三妻子李一純一事，即在中共黨內遭到很多人批評和譴責，都說「朋友之妻不可欺」，不齒他的違悖倫理、道德及起碼的社會規範。但也有人反駁說：這只算是「合姦」而已。

毛澤東得知這些批評，卻老神在在地坦然地說：「這些無聊的批評，是死不了人的。起碼有四件事我可以保證，不管你們怎麼批評我，天照樣下雨，女人照樣生孩子，草木照樣生長，魚照樣在河裡游。」他對於此

中一盛傳的醜聞，不承認也不否認，以不管風吹雨打的氣度，泰然視之。

由此，可見毛澤東的性格是複雜性的，多色調的及多元化的；很難用一個具體的特徵或精當的語彙來抽象地概括；他的性格中最大的特點是具有強烈的挑戰意識，造反心理及浪漫情懷。沒有挑戰、沒有鬥爭、沒有驚濤駭浪中的搏擊、沒有在女人懷抱中瘋狂而激情地做愛，他的生活便索然無味，他的心理便感到寂寞、惆悵與空虛，甚至躁動不安、心緒不寧。

所以，他曾於酒酣耳熱時發表高論說：要挑戰、要造反、要做愛，就要有大無畏的精神，就要有「色膽包天」的勇氣及浪漫的情懷。他津津樂道：「捨得一身剮，皇帝拉下馬。」

搞革命要能六不怕

毛澤東曾多次強調：要談革命就要有「六不怕」的精神：一不怕排擠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跟情敵決鬥、五不怕坐牢、六不怕殺頭。

他一直認為一個革命黨員，要經得起考驗，即使上級有錯誤的處分或同志的排擠，也可能對自己有益處。在歷史上，屈原因流放而後有「離騷」，司馬遷受腐刑乃發奮著「史記」，文天祥被俘判處死刑才有「正氣歌」；陸游生於宋室南渡偏安之時，畢生以中原未復為念，方能寫出孤忠愛國的詩篇；

曹雪芹不是家道中落，窮困潦倒，怎能寫出「紅樓夢」。正是所謂的「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他對於在中共黨中央遭到排擠，就不放在心上了。

李一純留詩告別不久，楊開慧帶著兒子岸英、岸青從板倉娘家回來；毛澤東當然不提和李一純酒後「出軌」哪檔事兒，只說她因家中有事急著先回去。於是，他夫妻倆又小別勝新婚，恩愛地生活在一起；不久她就懷了第三個兒子岸龍。

發表理念任意揮酒

毛澤東在國共兩黨合作的三年期間，身跨兩黨，分任要職，經常馬不停蹄，奔走於長沙、上海、廣州及武漢之間；有時又奉派回湖南視察農民運動，拓展基層農民組織，席不暇暖、忙碌異常。

一九二五年秋，毛澤東到廣州主編國民黨機關雜誌「政治周刊」；同年冬天，楊開慧也從長沙帶著孩子趕到廣州，幫忙他做聯繫工作。在廣州的日子，住在市郊東山，她等於擔任毛的貼身機要秘書，整理及傳遞兩黨的機密文件，工作繁忙。但她挺著大肚皮，親自照顧兩個孩子，沒有僱請佣人。在廣州住下沒多久，因母親患病，她即匆匆趕回湖南長沙縣東鄉的板倉老家。

毛澤東是一個發表欲強烈的工作狂，能寫文章，又愛寫文章的人。當時，他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他主編的周刊，

稿源不夠，他就提筆寫稿來填補，任意揮酒，發表自己的思想理念，生活愉快而愜逸。

這段日子裡，他發表了不少簡明輕快的政論文章，總括要旨有三：(一)是鼓吹國民革命，打倒北洋軍閥。(二)是打擊國民黨右派，支持國民黨左派。(三)是為共產黨辯護。

此外，他還寫了好幾篇文章讚揚蔣介石，為蔣辯護；比如他在「政治周刊」第二期的短評寫道：「……使團得粵詳報，譏蔣介石主義雖標赤化，但對於人民多愛護；反之反共產軍陳林洪等部到地方時，反多共產行為……。」文意是說當時的蔣介石標榜「赤化」——容共政策，但得到廣大人民的愛護。反之有些國民黨部隊口頭反共，在地方上卻得不到人民的愛護，像當時的共產黨部隊一樣。

飛來艷福焉知非福

「農民講習所」與「政治講習班」的教職，才是他真正喜歡的工作；在哪裡他既可暢所欲言，發表他農民革命的理念，又可以接近哪些學員，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何況學員中有很多來自湖南，以後都成了他還鄉搞農民運動及創建紅軍農工部隊的政工幹部。

由於，毛澤東的鋒芒畢露，展示了傑出的組織能力與領導能力，引起蔣介石的黃埔軍校學生鄭介民和黃珍吾等注視；他們首先發現毛是以共產黨員身分滲透國民黨領導階

層，企圖篡奪國民革命的領導權。鄭、黃二人獲得蔣介石首肯，遂組織「瓊崖改造同志會」及「孫文主義學會」，對滲入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加以秘密監視。

不久，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內新來了一位女職員，名叫何秀鳳，年輕貌美，廣州市人，除廣東話外還操一口流利國語，是標準的「南國佳人」。當時的宣傳部長是汪精衛，他因為外務太多；於是，毛澤東得以代理部長身分，操控宣傳部一切事務。炙手可熱，握有實權。

這位何小姐主動接近毛澤東，甘願作嚮導，陪伴他暢遊越秀公園，參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在愛群酒樓飲茶，泛舟於珠江之上……。初先，毛澤東以為是飛來艷福，期待有進一步發展。旋經毛擔任教職的湖南籍學員張湘岳的密告：何秀鳳是化名，她是蔣介石派來宣傳部「臥底」的密探。毛的警覺性高，此後便逐漸疏遠何女。

窈窕船娘妙不可言

毛澤東是個天賦異稟，精力充沛的青年男子，孤身在外，久無女人侍侍，心緒浮動，焦躁不安。幸好，學員張湘岳旅粵甚久，略通粵語，對廣州市區的冶遊場所是識途老馬，終於在珠江岸邊，叫毛眼界大開，享受到「妙不可言」的性愛歡愉。因為，廣州是南中國的大商埠，珠江貫穿市區，兩岸房屋櫛比密立，沿江街道幾乎與江面銜接；緊靠

岸邊排擠著千百隻小船，船頭已攔到岸沿，從岸上一跨步，就上船了。

這些小船很別緻，船艙分成兩部份，前艙舖有大紅大綠的花草蓆；後艙是臥室，看來佈置既花俏又整潔，還散發出香噴噴的脂粉氣味。每當夜幕低垂的時候，船頭上幾乎都站著一位穿花布短上衣和寬長褲管的少女，招呼街頭來往閒逛的單身男人。

這些少女，都是以船為「洞房」的妓女，俗稱船娘，有些是只有十五、六歲的雛妓。沿江兩岸的妓女，人數的衆多，堪與上海的四馬路、南京的秦淮河畔及杭州的湖濱路媲美。難怪在大陸上流傳兩句話：「少不入廣——廣東，老不入蜀——四川。」試想年輕人來到這裡，如何把持得住？搞不好，會感染無藥可治的癡瘋病。四川山多，開門見山，翻山越嶺，老年人怎能撐熬下去？

這些小船的前艙是按摩室，後艙是休息室——洞房兩者用窗簾相隔。毛澤東在張湘岳引導下，先躺在按摩室的草蓆上任由少女渾身按摩，纖纖玉指將身上每個關節與經脈穴道，按壓得酸麻酥癢；復在敏感部位撫摩得叫人血脈貫張，心旌搖晃。他因初次來此，況在學員面前，不好意思進入後艙，只做了前半段的按摩，然後勉強壓抑住躁動的慾情；言不由衷地說：「舒經活脈，疲累全消，今天按摩就好！」

俗語說：「單嫖聚賭」，賭錢是人愈多愈好，嫖妓最好是單獨前往才有情調。毛澤

東知道有此消遣妙處，以後每於「月上柳梢頭」的黃昏時分，獨個兒穿著便裝悄然到珠江岸頭尋芳。

有一天當夜幕低垂，華燈初上時；他偶然瞥見一位臉型清秀，身材窈窕的船娘，有驚艷的感受。他跨進小船前艙，發現小船娘才十五歲，儀態靚靚忸忸，因出道不久，還不大會按摩。她姓陳花名叫美吟，會唱廣東歌曲、國語歌會唱：「何日君再來」，「夜上海」及「夜來香」等。毛聽罷她低聲哼唱的歌曲，清脆婉轉，悅耳動聽，也不介意她不會按摩了。

哪晚，毛澤東包下美吟，在後艙的枕蓆間，她像依人小鳥般地投入他的懷內；江心每有汽船或大木船航行來往，都會掀起波浪，這些一波又一波的碎浪，擊打得小船左右搖擺不已，入夜後的潮起潮落，又迫使小船忽上忽下，載浮載沉，據說這些搖擺與浮沉，對有美女在抱的男人，跟隨著大自然的律動而起伏，己身不用使勁，即會享受到激情的性愛歡暢；這是一種遠比特製的彈簧床及隨場帝在宮內使用的「淫車」，尤其特效的風流方式。

此一能充分享受性愛的特殊方式，對毛澤東而言是一種別有風味的「經驗」。

浴火鳳凰獲得重生

當時的毛澤東，從表面上看去，他身跨兩黨，分任要職；但是，在骨子裡他是「豬

八戒照鏡子」兩面不討好的「邊緣人」。在中共黨中央走共產國際路線的人如李立三等人，譏笑他是「鄉巴佬」、「土包子」及不識時務的「湖南騾子」，或罵他是糞坑裡的石頭——又臭又硬的傢伙。在國民黨內的右派人士眼裡，則認為他滲透進來，企圖篡奪國民革命領導權的陰謀份子。

毛澤東每次遭受受國、共兩黨的「明槍暗箭」夾擊，焦頭爛額，心緒浮躁苦惱，惶惑不安的時候。惟一舒解這些壓力的「靈藥」，便是在暮色掩護下，偷偷地到珠江岸邊的小船上找小船娘美吟，陶醉在她的懷抱裡享受那種別有風味的「經驗」。然後就像浴火的鳳凰，獲得了重生的生命力，把心緒上的陰霾一掃而空，又精神百倍、鬥志昂奮地迎接各型的挑戰，每次他都能克敵制勝，突圍而出。

從此，他愛上了珠江河畔的小船，尤其對小船上的那位雛妓——美吟，她甜美的容貌，稚嫩的胸體及嘹亮的歌聲……，無一不愛。另一原因，是她出道不久，沒有風塵氣習；當然在她的懷抱內，沒有感染廣東瘡——梅毒或癩瘋病的恐懼。

好奇心重的毛澤東，探聽出美吟的身世，她家住廣東與廣西交界的封川縣山區，父親陳水旺是佃農、道地的客家人。父母親窮年累月在田畝間胼手胝足地耕作，受地主的剝削得不到溫飽，養不活他們弟妹三人。

客家人的風俗是祖先的屍體不埋葬，把

靈骨裝進一個罈子裡，放置於山邊或田埂的骨塔裡，便於搬家遷徙。鄉間的神棍說他們家的「靈骨罈」太粗糙，等於讓祖先住破舊的房子，很不孝順，才不保佑，落得一家子窮苦。如要改運，祈求脫離苦海，必需買一個較好的新靈骨罈子。

父親和母親都是虔誠的佛教徒，十分迷信；於是向放高利貸的劣紳借錢買一個新靈骨罈，利上滾利，無錢還債。最後，父母含悲忍淚，於半個月前把她押賣到這裡做雛妓抵債。

毛澤東聽罷，唏噓感嘆；美吟的遭遇跟他初戀小情人——曹秀娃如出一轍，都是中國農村社會的通病「貧、弱、愚、私」釀造的悲劇。當時有些學者如蔡元培、梁漱溟、晏陽初等倡導農村建設，以和平漸進方式改造農村。毛澤東認為不切實際，因為騎在農民頭上的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神棍、地痞、流氓、地主等不徹底打倒，農民無從翻身。要建設農村、無異緣木求魚。

所以，他更堅信如能動員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廣大農民，形成一股波瀾壯觀的力量，以農村包圍都市，以游擊戰術困擾反動集團，最後勝利必屬於農民。於是，他埋頭寫了三篇論文：「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趙恆惕的階級基礎和我們當前的任務」及「中國的革命前途，寄望於農村的廣大農民」。他的論文持之有據，言之成理，在「農民月刊」發表

上，獲得熱烈迴響，接著又發表多篇論文：主張共產黨必須加緊農民組織，以便於推動急激的土地政策，方能達到土地國有，農民翻身的共產目標。

發動貧農鬥爭地主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十七日，蔣介石率領十五萬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毛澤東奉派前往上海工作，職位是「農民運動指導委員會」主委。臨行前哪個晚上，他到珠江岸邊的小船上和小船女美吟告別，他倆有說不完的情別意，依依不捨，怨良宵苦短，怨旭日早昇。她淌著眼淚低唱了兩首流行曲：「孤女淚」及「何日君再來」。感情豐富的毛澤東，眼眶潤濕，差點掉下英雄淚來；想給她贖身，阮囊羞澀，無法如願。最後，把他腰包裡僅有的五塊大洋，其中三塊送給美吟；另兩塊分別賞給鴿母及船東，囑咐他們善待苦命的美吟。

毛澤東離開廣州，到上海工作不到四個月，又被派回湖南視察農民運動，考察了長沙、醴陵、湘潭、衡山及湘鄉等五個縣的農民組織，向黨中央提出考察報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書」。他在報告中強調：只有推翻縣官老爺，衙門差役的政權，掃蕩地主土豪及流氓地痞的地下武力；建立農民的武裝力量，才能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革命政權。他在報告中提出：「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

要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

他為貧農吶喊請命，無可諱言的是受到貧農的女兒——曹秀娃四姊妹及小船娘陳美吟的悲慘遭遇的影響。因為，曹、陳兩家血淚交迸的悲劇，正是中國農村億萬貧農的樣板；反映了貧農在人間地獄飽受煎熬，等待有人伸出援手，把他們從惡魔的掌控中拯救出來；這是革命大業的當務之急。

這次，他趁返鄉視察之便，順道回家探視妻子楊開慧，長子岸英與次子岸青已長高許多，第三個兒子岸龍出生不久；一家五口只歡聚兩天，他又匆忙地趕往武漢。不料這次他和楊開慧的分手，竟成為天人永訣。

在抵武漢後，召開了一個各省農民代表聯合會議，主張把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他的建議被中共黨中央領導人陳獨秀、李立三等否決了。不過，會後毛澤東還是被推選為「全國農民運動協會」的首任會長。

老實說「協會」的會長，只是個頭銜，空架子而已，沒兵沒將，沒錢沒人。但是，毛澤東運用他的組織領導長才及三寸不爛之舌；居然把平日一盤散沙，飽受欺壓，溫順如羔羊的貧苦農民組織起來，變成了「螞蟻雄兵」。

於是，他發動貧農鬥爭地主，列舉了清算、罰款、捐款、小質問、大示威、戴高帽子遊街，關進縣監牢，驅逐及槍斃等九項名目來懲罰地主。這項貧農鬥爭運動，首先在江西、湖北、福建及湖南等省展開；特別是

毛澤東家鄉——湖南的農民鬥爭運動，如火如荼，波瀾壯觀。

許多平日橫行鄉里，作威作福的地主，受不了戴高帽子遊街的羞辱，紛向當地國民黨駐軍請願，要求出兵鎮壓毛澤東領導的「流氓協會」的瘋狂行動。

國共分家寧漢對立

當時，蔣介石恪遵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致北伐軍出師時，中共黨員李富春、朱克清、廖乾吾、林伯渠分別擔任二、三、四、六軍的黨代表，陳毅、陳廣、葉挺、包惠僧等人皆是職級不等的帶兵軍官參加作戰。尤其西路軍以葉挺的獨立團為先鋒，像把利刃的刃尖，一路勢如破竹，佔長沙，血戰汀泗橋，攻克武漢三鎮。北洋軍閥吳佩孚逃往鄭州，北伐軍已席捲長江以南廣大地區；本可乘勝追擊，揮軍北上，一鼓作氣統一中國。

不幸，國民黨及北伐軍內部發生嚴重歧見，演變成了「國、共分家」及「寧、漢對立」的內訌局面。導因有二，一是國民黨右派擔心中共黨員在黨內坐大，覬覦領導權。二是毛澤東率領的武裝農民，向各地的地主及豪紳進行廣泛的清算鬥爭，觸怒了各地的駐軍首長。

比如：毛澤東在湖南就開罪了駐長沙的何鍵，起因為武裝農民把何鍵的岳父揪上街頭「戴高帽子遊街」，帽子上還寫有「我是

醜惡的大地主。」何鍵認為是莫大的羞辱，首先率領他所屬的第三十五軍，公然違抗「聯俄容共」政策，率部反共。不久，李品仙也率領第八及第三十軍同時反共，起因為他的地主小舅子遭到揪鬥，一度關進了監牢。

一九二七年三月，蔣介石趁機來了一個政策急轉彎，將原來的「聯俄容共」，轉變為「清黨反共」政策，同時解除蘇俄鮑羅廷的國民政府最高顧問職務，下令清黨清共。從三月二十六日起至四月二十八日止，在上海、南京、蘇州、杭州、福建及廣州等地，至少有五百多中共黨員被槍殺，七千多人失蹤，株連甚廣。

在北京方面，張作霖下令警察襲擊蘇聯駐北京使館，同時逮捕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北大教授李大釗（擔任北大圖書館館長時，曾僱用毛澤東當助理員）及其他中共黨員十九人，多是北大師生，均於四月二十八日集體槍殺。

清共最徹底、最血腥的地方要算湖南，因它是毛澤東的家鄉，擁有全國二分之一以上的共產黨員。駐守長沙的何健，為報其岳父遭受中共武裝農民羞辱之仇，下令團長許克祥率部隊於五月二十一日起，先後攻擊毛澤東創設的總工會及各屬下分會，農民協會，解除農工的武裝，搗毀中共湘區黨部及其支部，又在新民學會、學聯會、農民補習班及所有的外圍組織如自修大學、文化書局等機構，廣泛搜捕共產黨員。在短短二十多

天內槍殺了一萬二千七百多人，當然，其中很多人是濫捕誤殺的冤死鬼。這一次，毛妻楊開慧跑得快，躲到娘家的板倉山區，逃過一劫。

蔣介石為要緝捕周恩來及毛澤東，前者懸賞八萬大洋，後者懸賞五萬大洋；皆因二人機警又運氣好，搶先一步逃走，大難不死。

回湘擴大秋收暴動

中共黨中央為挽救危機，於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在鮑羅廷指導下，於漢口秘密召開臨時政治局會議，由周恩來、張國燾、李立三及張太雷等組成中央臨時政治局，決定武裝反抗國民黨。不久，又於八月七日召開秘密會議，簡稱「八七」會議。在黨中央論地位，李立三高高在上，毛澤東只撈到一個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位，心中並不懊惱，因他已給李立三戴上一頂「綠帽子」。會議決定「秋收起義」，中共黨中央派毛澤東回湖南擴大組織秋收暴動武力。這一回他可沒有上次幸運，險些兒送掉小命。

毛澤東負責領導及指揮的秋收起義，決定於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農曆八月十四日，即中秋節前一日）舉行，時間迫促；但他必須於半個月內把分散駐紮在瀏陽、修水、安源、銅鼓、平江及九嶺山寨的武裝農民迅速集結，組編成農工革命第一師，作為秋收起義的主要力量。因為，上述地區的農村武

裝力量，是毛澤東多次下鄉親手紮根創立。

毛澤東打扮成安源煤礦廠的採購員，化名叫張湘風，同行兩位同志是潘心源和易紹欽，他們一行三人，哪天是八月二十日，住宿於瀏陽縣靠近江西的張家坊，打算第二天清早越過邊境趕往銅鼓，再上九嶺山寨連絡大、二寨主張德勝與曹阿根，把他們近千人馬開下山參加秋收起義。當然，更希望跟久別的山寨妻子鳳娃及舊情人秀娃相聚，暢敘別情；也想知道鳳娃給他生的孩子是男是女？像不像他？哪晚他帶著美好的嚮往進入夢鄉。

金錢攻勢收買團丁

翌日早晨，他們正準備動身到銅鼓去；不巧，門外突然闖進十多個「挨戶團」荷槍持械的團丁，所謂「挨戶團」是清共的臨時武裝組織，以挨戶清查共匪為主旨。亦叫「鐘共義勇隊」。當時，同行的易紹欽非常緊張。

「不要慌張，由我來答話。」毛澤東鎮定地說。

他面對敵方團丁的盤查，從容應付，對答如流。眼看就要過關了。哪料到，卻又闖進一個隊長。這個隊長精明厲害，他發現了易紹欽臉上不自然的神色，決定將他們三人一塊兒押送團防局，聽候團總發落。

挨戶團團丁約莫四、五十人，一律黑衣黑褲，頭繫羅布巾，類似墨索里尼的「黑衫

軍」他們有的手裡端著梭鏢，用鏢頭抵著「犯人」的脊梁骨，誰也別想逃跑。有的揹著步槍，押解人犯，趾高氣揚。

五個士兵把毛澤東、潘心源和易紹欽插花夾在隊尾，寸步不離地押著。同時被押解的還有二十多名「赤色嫌疑分子」，有些看來是些做小生意的，走親戚的及討飯的。

毛澤東裝著腳痛，一拐一拐地走得很慢；潘、易二人見狀，便加快腳步，故意把一行人拉成兩節，只剩下哪個矮個團丁押著毛澤東。也許是因為他這位「張湘風」，持有安源煤礦的採購員證明文件吧！士兵們還算客氣，沒有用繩索捆綁他；這對於毛澤東，自然是不幸中之大幸。

毛澤東將右手伸進衣袋，裡面有七塊銀元和幾十枚銅錢：「這麼點錢，能買到逃脫的機會嗎？」

「試試看吧！沒有時間了……。」毛澤東自問自答，於是他略略停頓了一下，側過臉來看那個矮小的團丁。

「你想幹什麼？」矮個子團丁警覺地端起梭鏢，用鏢頭戳住他的背心。

「喲！何苦喲！」毛澤東溫和地笑笑：「我不過想和你聊聊，怪悶的。」

「虧你有心思說悶，快想到了團防局怎麼回答團總的盤問吧！答不出，有你苦頭吃的；如果盤問出是赤色份子，你的小命難保喲！」哪個團丁沒好氣地訓斥說。

「我不怕！」毛澤東一跛一跛地和矮個

子團丁並排走著：「我是安源的採購員，我是去銅鼓購買茶油，到萬載去購買夏布。」說著，右手故意在口袋裡攪動一下，攪得銀元和銅板鏗鏗響響：「我不信你們團總敢為難我？」

金錢的響聲，使團丁兩隻眼睛閃出亮光，不時盯著他的口袋。這一細節沒有逃過毛澤東的眼睛，他笑了。

「喂！朋友，請問尊姓大名？」

「敝姓黃，草頭黃。」黃團丁緊繃的臉鬆弛下來，端著的梭鏢也不自覺地垂了下去。

「家有幾口人啦？你在團防局當差，薪金一定不少吧？討了老婆沒有？」

「屁！」黃團丁一聽到薪金就忍不住冒火：「老子提著腦殼去捉赤佬，連幾塊賣命的錢也賺不到，說是一個月八塊大洋，團總隊長左一扣右一克，到頭來屁都不剩，哪有錢討老婆，看樣要光棍打一輩子。他媽的！那些搵老娘過河也要搵屁眼的……。」

「噓！」毛澤東用食指往嘴唇一豎：「朋友，小聲點兒，小心你們當官的聽見。」

「聽見老子也不怕，」嘴巴上雖說不怕，黃團丁還是放低了聲音：「張先生你放心，隊長在前頭遠著啦。」

「萬一同事們聽見告密呢？」

「弟兄們誰個不憋了一肚子氣？大伙兒湊在一塊就操他娘的罵，誰告誰呢？要不是圖的抓到了真的共匪，能夠領獎金，討大錢，誰來幹這賣命的事？」黃團丁半信半疑地

問：「咱們團總前些時宣佈：蔣介石懸的賞，抓到共匪頭子周恩來可領八萬獎金，抓到二共匪頭子毛澤東可領五萬元，媽的！是叮叮響響的大洋啦！討老婆，買房地不愁啦。張先生這個消息是真的假的？」

毛澤東一聽這話，暗自驚心，隨即鎮靜起來連說：「沒有聽說過，可能是你們團總隊長吹牛皮，騙人的？」他心裡盤算，現在不設法逃走，必然死路一條。

現在，他已摸清了對方——黃團丁的底，心裡就有了數。於是，他掏出一大把銅錢悄悄遞進黃團丁的掌心說：「不成敬意，這點錢你拿去買點煙抽，買碗茶喝吧！」

「謝謝張先生！」黃團丁接住錢飛快地往口袋裡一塞說。「你是個好人，必得好報。」

這時，霧氣籠罩著山崗和原野，視線逐漸模糊。他們一行來到一個小村口，彎彎曲曲的黃泥小路從山坡伸過來，左面是稻田，金黃色的谷浪在秋風中起伏；右邊是一條小水溝，水溝過去是幾棟小草屋，屋後面是茶山。他們的隊伍走走停停，翻山越嶺，速度緩慢，到了下午三、四點鐘，天空陰雲密布，好像要下雨的樣子。

毛澤東心裡十分緊張，但他立即壓住心跳，用目測了一下，前面的隊伍隔開他們已有十多步之遙，而潘心源和易紹欽仍在有意地和團丁們拉開距離。他認為這時不逃，再也沒有機會了，因為再繞過山坡就是田侗村

，那裡地勢平坦開闊，是很難逃脫的。

要是被押到團防局，他那中共黨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兼中共黨中央特派員及湖南秋收起義前敵委員會書記的身分，就很難說不暴露，而整個起義的計劃就有可能泡湯。再者他有五萬元懸賞金的身價，通緝的圖像到處散發，想矇騙過去的機會很少。此時不逃，後果不堪設想。

「黃大哥！我不想讓你們團總把我購買東西的錢刮走，要那樣我的飯碗砸了，對你沒有好處；我們相逢算是一種緣份，只要你幫助我保住了飯碗，來日你到安源煤礦來，小弟我……。」毛澤東的低語被對方用眼色止住了，黃團丁示意他快走。

「朋友！再見了！」毛澤東正要回身逃跑，卻被走在前面另一個團丁發現了。那個團丁並不聲張，返身跑上來輕輕地說：「先別走！我呢？」毛澤東立即明白他想要什麼，馬上從口袋裡掏出剩下的所有銅板遞過去。

「朋友！就這點錢，再沒有了。」這位團丁接過錢，和黃團丁一起加緊步伐往前走，把毛澤東一個人甩在最後。

毛澤東縱身一跳跨過水溝，迅速地閃到草屋的後面，再以百米賽跑的速度奔往霧氣瀰漫的草叢。

被困陰溝山羊救命

這時，押解潘心源的團丁偶爾回頭，發

現跑到草叢的毛澤東，便扯起破綻似的嗓門大喊：「跑了！有人逃跑了……。」

團丁們端起步槍或梭鏢就追，潘心源幾個箭步衝到團丁們前面，攔住去路，大聲喝道：「你們到底搞什麼名堂？大呼小叫，大白天到處搶劫抓人！我要到團總那裡告你們的狀！」

團丁們被潘心源這突如其來的攪和，弄得發了楞。易紹欽抓住這個機會，拔腳朝毛澤東逃走的相反方向快跑，以掩護毛澤東脫險。他的做法立即生效，隊長吹響哨子，指揮團丁們追趕易紹欽。

潘心源見到還有五、六個團丁朝毛澤東跑的方向追去，心裡一急，便急中生智，便大喊一聲：「弟兄們！大家快逃跑啊！抓到團防局要吃苦頭的！」他邊喊邊帶頭跑。

頓時，隊伍炸了鍋，被無辜抓來的人犯二十多人一哄散跑。那個隊長認定潘、易二人是共黨份子，指揮主要兵力追捕他們兩人。

毛澤東穿過竹林，前面低窪的地區是一片草野，長深高過人頭的蘆葦，茅草及小灌木，他埋頭臥進草野深處，發現一道深而窄的水溝，聽見背後腳步聲已逼近，只好跳進入水溝，讓蘆葦，茅草及灌木枝葉將自己遮蓋起來，整個身臥在泥水裡。

「操他娘的，怎麼不見啦？」
「一定竄到茶林裡去了，快搜。」
「這回要是抓到的赤佬是毛澤東，嘿！」

嘿！獎金五萬塊，我的天，八輩子也吃不完啦？」

「真的抓到了，上面的頭兒爭功，七折八扣的，落到咱們口袋裡就沒幾銅鈔啦！」

兩個團丁你一句我一句的談論著，就從毛澤東臥藏的水溝的頭頂跳過去；他屏聲靜氣，臥在溝底一動也不動。他聽到遠處的呼喊聲和吆喝聲；

「抓住了一個，隊長，肯定是個赤匪……。」

「我不是共產黨，我是安源煤礦的礦工……。」

毛澤東心裡格登一震，不好，潘心源被逮住了！

「隊長！這個傢伙也逮住了！」

「你們搞錯了，我是安源煤礦派來搞採購的……。」

毛澤東心裡又是一驚：「啊，真倒霉啦！易紹欽也沒能逃脫……。」

「隊長！除了哪個姓張的高個子，全部抓回來了！」

「快去抓哪姓張的高個子！」隊長的聲音突然提高「分貝」，大聲吆喝道：「這兩個傢伙掩護他逃跑，哪逃的高個名叫張湘風，名字有個「湘」字，是湖南人，可能就是上頭懸賞要抓的毛澤東，弟兄們發洋財的機會來啦，獎金五萬塊！每位弟兄都可討三個小老婆……。」

於是，全隊團丁又投入追捕行列，無論

茶山、竹林及草野；追捕的腳步聲，吆喝聲及搜索聲，從遠近傳出來，真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毛澤東的眉頭緊皺，真沒想「出師未捷身先死」，起義尚未開始，他這個指揮起義的前敵委員會書記，竟被困在這個小小陰溝裡，難道真箇是：「小陰溝翻大船！」

這時，天色漸漸暗淡下來，山野的霧氣也漸漸濃厚起來。忽然前面草野裡人聲沸騰：

「隊長，前頭草叢裡有個人在跑！你們看！格老子的，跑得好快！」

大伙兒團丁望過去，草叢裡密密麻麻的蘆葦及茅草像波浪般朝兩邊分出一道溝浪，顯然是一個高大個兒在裡面低著頭狂奔。

「這可能就是哪大個子張先生，要不然的話，草浪不會動得這般厲害！」

「格老子的！站住，再跑就開槍了。」隊長大聲吆喝；似乎哪跑的人沒有被嚇住。於是，槍聲大作了一陣。

「他媽的發瘋啦！開槍他也不理不睬，不怕死嘛！」隊長氣急敗壞地怒吼：「弟兄們！咱們從左右兩邊把他包圍起來，捉活的；要是抓到的真是毛澤東！咱們就發了，別說討三個老婆，每人討五個都夠啦！」

隊長見天色暗了起來，便用這些誘惑的言詞，激勵團丁奮勇地追捕。很快形成一個包圍圈，像網一樣把哪個奔跑者團團圍住。大伙團丁一聲令下彷彿打橄欖球的「亂集團

「一般地，奮不顧地一齊撲下去，把奔跑者疊壓泥土上。」

隊長笑了，心裡想這次可發啦！

「報告隊長！咱們抓到的不是人，是隻肥大的野山羊！」

這一結果，隊長十分沮喪，他邀功升官的夢想破碎了，部分團丁討小老婆的願望泡湯了；但是，大多數的團丁異常興奮，在山野草叢追趕了老半天，抓到一隻肥大野山羊，力氣總算沒白費。

「格老子的，今晚可打一次大牙祭，吃騷羊肉，補補身子啦！」

夜幕籠罩了大地，隊長只好無奈地收兵回團總部。

毛澤東心裡則十分感激哪隻野山羊，不是牠在草叢裡狂奔亂竄，轉移了團丁們的視線和目標；他是難以逃脫的。實在說來，哪隻野山羊代他犧牲，算是他天大的「救命恩公」。

毛澤東就好像九命怪貓死裡逃生的從水溝爬起來，得到農民相助，摸黑趕到銅鼓，找到中共黨部設在那裡的連絡站，這個站是以茶油行做掩護。他問起九嶺山寨弟兄們的情形。連絡站負責人陳姓同志說：「毛同志！你經過這一整天的折騰，大難不死，歷險歸來，真是託天之福，幸運啦！山寨情形你明天便全會知道。今天太晚了，你也太累了，先洗個澡，換上乾淨衣服睡飽覺。明天一早，我找一個熟悉山路的人，帶你上山就

是了。」

銅鼓縣城，位在江西境內的九嶺山麓，

走捷徑大半天可趕到山寨。

毛澤東躺在茶油行後院密室舒適的床上，想到最遲明天下午就可見到新婚不久便分

別的嬌妻——二公主鳳娃，及初戀舊情人——大公主秀娃。或許是大疲累的緣故，他剛想起她們不會兒，臉上即帶著甜蜜與期盼的微笑進入夢鄉。（未完待續）

三國人物新論

定價二〇〇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彩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歡迎購閱，定價台幣二〇〇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

中外文庫
之二十八

詩聯新話

謝康博士 著
定價一二〇元

本書係名教授謝康博士精心傑作，字字珠璣，篇篇精彩，要目上篇有詩壇叢話、母性文學、詠史詩、清詩派別。下篇：楹聯新話；有楊杏佛、吳佩孚、章太炎、康有為、陳布雷、馬君武、曾國藩、左宗棠、胡漢民、邵元冲、謝無量、丘逢甲、徐世昌、鄒魯等名作軼詩美不勝收。

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